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十二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溫國司馬文正公



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簽書武成軍判官事入為國子監直講召試

除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從龐莊敏公辟通判并州

事擢脩起居注同知諫院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

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 **神宗**初擢為翰林學

士力辭不許為御史中丞遷翰林侍讀學士拜樞密副

使辭不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移知許州不赴

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又提舉崇福宮居洛十五

年官制行政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除知陳

州詔過闕入見則拜門下侍郎 **元祐**元年拜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九月薨年六十八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贈

太師溫國公 **哲宗**親篆碑額曰清忠粹德之碑 **紹聖**

六十

初奪贈謚仆所立碑再貶為朱崖軍司戶叅軍 **崇寧**元

年除名入黨籍 **建炎**初詔復贈謚至 **建炎**二年遂詔

配饗哲廟云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

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

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蘇內翰撰行狀云司馬

溫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辭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海息

矣獨下惟絕倫逾能倍誦乃止用功多者收功遠其所精

論乃終身不忘也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

知禮院時中官交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

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

贈三公給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

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

政謚文莊 狀行 公之召試樞密副使龐籍之薦也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

文正公

文正有西漢風

重名器

五第
河東

亦其歐

日食京
師不見
石當賀

蘇轍直
言不可
不收

通判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
苦貴余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
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蚕食其地俯
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且因州中舊
兵益禁兵三千朔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
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
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
眾官雖無所得而余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
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
酒食不為戡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即度使知青
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望公而公
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時人
兩賢之狀行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

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狀行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
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
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其皆不當賀詔
從之後遂以為常狀行

蘇轍卒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胡宿以為不當收公言轍
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
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
下其謂朕何狀行

初至和二年 仁宗始不豫因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
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
言禮太宗無其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 陛下
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
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

感以意
喻宰相

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尔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无自發之行戶利害

十一十二

復上疏
上大感
悟

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尔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无難意謂即行矣今寂无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国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曰敢不尽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朕明年遂立為皇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肯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礼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

乞信用大臣

治國莫先於公

種論刺義勇兵之害

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且必入 英宗遂受命將

仁宗崩 **英宗** 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

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

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

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曾宗道質

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謾語如羅崇勳者

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

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景

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

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曹佺除使相兩府皆迂公言佺无功而得使相 陛下以慰

母心尔今兩府皆迂无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

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迂公復爭之因

論守忠大姦 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

端賴 先帝不聽及 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

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

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号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

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

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

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疆者為盜弱

者為之轉徙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

不從乞罷諫官不許 行狀云又龍川志云治平中韓魏公

人支買弓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

得脫者一人情驚而民兵絕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

不貲无一入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為諫官極言不便

持列子至中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諫官極言不便

司馬溫公

不可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但見慶曆間
知兵初與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夏今復作爾耳今
勝與民約永不敢以勅勝為信雖光亦未敢疑也魏公
言此君無事未敢此語之不自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非
不取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也萬一魏公怒曰君何相
邪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均逆事耳魏公
然相公不見其後不十年魏公
言

位首擢公為翰林李士公力辭不許上 面諭公古
之君子或李而不文或文而不李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
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 上曰如兩漢制詔
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 上曰卿能李進士取高等而
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 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
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 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
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
坐之力遂罷公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
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
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 上曰可陶既出知陳
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之乃已

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
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
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李所
得尺在是矣

公在 英宗時与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
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
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一不得為押
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
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 上為尺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

三十一

外未幾復留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請事中正而郵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婦中正謗婦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 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宿安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有一之不可不察斷

壬寅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叅政姦邪貪猥不叶物望 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方平兩登制科在兩府久矣 上作色

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 陛下新即位万一用奸邪臺諫循嘿不言 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若其競來論列 陛下可以察其是非若所言公當雖制命已行亦當追寢若挾私非是自可罪言者既退其暮復以一劄言方平癸卯聞予還翰林兼侍讀滕元發權中丞

胸叔封駁言光在臺舉職不宜遽罷用非光之比十月丙午朔詔閣門召光及甫受命光奏臣論張方平當罷不當臣當貶不可兩無所問而臣更加美職心所未安不敢祇受晚際 上手詔敦喻光上奏謝丁未受勅告細

甲寅余初赴經筵 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一家為諸侯論 上頌禹玉等稱美久之

詔用宮邸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因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校豈可使厮役為之

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戒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

將失信於名山矣昔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

將失信於名山矣昔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

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種誇發兵迎之取緞州費六十萬
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

百官上尊號公當太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
莫不稱頌天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
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漢
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
受此名 上大悅手詔答公非獨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
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眾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

號行
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
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
災宜旨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於節用

事二十二

七

且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餼以
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常當今之
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
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
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次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
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
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
以見武帝之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
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
災節用且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
體王安石言亦是惟 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然
姑以不允其言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

不復辭行

公曰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新堤利害公用都水監承
不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
此流日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
急與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朋反覆
論難其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

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直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
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滿英進讀蕭何曹參
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
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
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二十二

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
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
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
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
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
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
諷朝廷且譏巨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
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
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
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
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
臣恐風雨之不死也公賜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

馬溫公

天下
如

宗之
可

二

司置三
司條例
非是

言前委
食下古

事者來
不便

細事不
足煩人

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
 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
 例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
 曰是臣之罪也 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請畢賜坐
 戶外將出 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
 一事舉朝誦誦何也王珪曰曰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
 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
 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
 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
 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
 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

東世世患曰恐異日之青苗酒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
 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
 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曰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糴
 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斤斛則省東南百
 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
 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
 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因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
 趨出 上曰獨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
 滿英留對是日光請資治通鑑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城絕
 之中不自知事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 上曰舜即去讒

公著罪不在今日

安石性不曉事而復

閩人狡險楚人輕易

陳升之不能臨大節

富弼老成有人望

說珍行若臺諫欺罔者言汝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潘鎮欲興

晉陽之甲豈非讒說珍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則輕發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

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

例司牙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

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復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

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

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遂退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且愚賤

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

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濃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

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且昔漢高祖論相

以為王陵少懿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

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識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

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

也自為相一無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

家事亦勿与知故也 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

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物耳此其實也 上

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

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

卿元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

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 上曰惠卿明下亦似

美才光曰惠卿文章辨惠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 陛下

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上因論臺諫

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 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

政短長者皆斥逐之尺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

蔽蒙也 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奉陳薦

蘇軾王元規趙彥若劄

庚申延英進讀通鑑三葉畢 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

秦約六國從事 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

乎光對曰秦儀為從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臣所

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下說相高人君

委國而聽之此所以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上曰朕聞

卿進讀終日忘倦光曰臣空踈無取 陛下每過形贊飾

不勝惶懼 上曰卿進讀每存幾諫光對曰非敢然也欲

陳著述之本意耳劄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

為何官詒曰今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

丞邪間是人甚忠亮晦叔以著於語錄劄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

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

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 陛下更察之劄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

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 上誠能罷制

論臺諫
非
重
印
公

秦
多

進讀每
存幾諫

虜問司
馬中丞

方直迂

司馬中丞

拜樞密
不受命

覆王氏
必有必重

承退計
全素履

不勝李
定

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
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
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立不罷公亦卒
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
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
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
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公惠卿對賓客輒
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
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
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行
八日垂拱登對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 上
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日受之光曰臣舊職且
不能供求外補况敢當進用 上曰何故光曰臣必不敢

日受二十二

三

留 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
與王安石素善但自其執政違忤其多今忤安石者如蘇
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只欲苟全素
履臣善安石豈如公著安石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
一人之身何前是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安石與公
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敢隱其惡乃安石之至公也 上
曰青苗已有顯効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
為是尔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
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二百兩而不受乃取私益及蘇木斃
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取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
乎安石素惡軾 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温為鷹犬使
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勝李
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欲用為臺官細
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

作事今人所不可及

君子小人之下

免本

安撫司令未敢從

後陳六事

公退正人皆引去

遣人賚書與潞公勉之去 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

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

實云自古被這般官辭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

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韓魏公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

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

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

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

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

無及也元城先生語錄

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

分義勇四番欲以更代邊選諸將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

兵調民為乾糧炒飯錫內郡不被邊比皆脩城池樓櫓如邊郡

二十一

十一

且遣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

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炒

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

典臣坐之於是是一路獨得免狀行

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

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

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 天子仁

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狀行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荆公不變更

祖宗法度用兵宜利天下始紛然矣 帝一日侍太后同

祔王至太皇太后宮大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

錢且因赦罷之 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 太皇太

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卒然怨之者甚眾 帝欲愛惜保

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群臣中惟

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祁王曰 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 陛下不可不思 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

文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鑿見

獨樂園

脚踏實

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即先生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李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嘗問康即曰光何如人康即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即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鑿見

溫公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百之下

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 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 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 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脩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 帝初微感疾既

常在左
右人主
自可無
過

御史大
夫非用
光不可

衛士以手加額

請開言路

吏民言新法不便

急務已嘗施行

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公呂公著為師保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

見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大皇太后聞之詰問王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无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无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脩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无敢苛刻暴飲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昨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誓慢罪當万死

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傑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不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即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覓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

以母改
子非子
改父

四子忘未
除死不
顧目

為十科
以求遺

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
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 二
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欲稍增其甚者毛卒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
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
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管五百者多死
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推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
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
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
非之者也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遂
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成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
牧給諸軍發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
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

十一

十一

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
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
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
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
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先拜踏公疾益甚公曰四患未
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赦罷
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即級以聞為一路
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使用兵
為失時異議其眾獨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眾不能奪遂
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安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專行常平
糴糶法

公奏以文彥德行政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
臣升朝以上歲奉經明行脩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

刑于人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九千人其後二呂

繼之歲常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耶

公曰溫公當揆路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

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事元豐之末京東劇寇欲取培克

吏吳居厚投之鑄冶中賴居厚竟蚤間道遁去不然賊殺

一轉運使從官得晏然而已乎劉先生

公欲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

它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

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聞見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孝如飢渴之嗜飲食

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狂

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孝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无

知之乎博孝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

節尤好礼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

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

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令書

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

也為之益力炳葦諄諄不復自責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

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

師民畫其像刻印齋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

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斯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東坡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文字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

二世如左氏射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

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為屬官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度叙賜名資治通

博孝无
所不通

所為可
對人言

起居

鑑詔迹英讀其書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

資政殿李士賜金帛其盛通鑑或進御丞相王珪孫確兒

上問何如上曰當畧降出不可久留又容數日賢於荀

思殿寶章曆思殿上觀書之所也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

相遼人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神道

諫議大夫司馬公

名康字公休文正公之子也幸明經中第授耀州富平

主簿又正公奏留國子監聽讀文正公脩資治通鑑奏

充檢閱文字元豐八年擢祕書省正字迂校書郎丁文

正公憂服除召為著作郎兼侍講除左正言以執政親

嫌不就除司諫未拜命會疾亟除直集賢院提舉崇福

宮而卒特贈右諫議大夫

君幼端謹性至孝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

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

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蓋之人見其容止雖不

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

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以

蔬食地卧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食竟致瘠羸

然治療不愈而卒范太史

初文正公在相付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脩官制以就

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取事章具未上而薨君上其遺

藁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議

君為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

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李守天下大器又勸

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

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

官編脩孟子即解為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

塗人皆
知司馬
公之子

上官制
遺藁

勸上讀
孟子

無所恨

事君務
貴難

子二卷會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在
 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醫子充鄉民間之詣醫生日百
 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醫
 遂行至則疾不可為矣沒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為恨二
 聖嗟悼不已所以優恤贈賻之甚厚讜
 君篤行內外淳備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賓動靜有節法
 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於祭祀為人繫廉未嘗言財其
 事君務貴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人委
 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之友忠信久而益親讜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



